

鹿城春晓

短篇小说集



内 容 简 介

这个短篇小说集共收短篇小说二十三篇。

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作品，大多是新人新作。作者思想解放，大胆干预生活。从不同的生活侧面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，直抒胸怀，切中时弊。既有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造成的社会悲剧的深刻揭露，也有对献身“四化”的英雄人物的热情歌颂。题材广泛，风格多样，生活气息浓，富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。读后能给人留下较深刻的印象。

责任编辑 李可达

鹿 城 春 晓

短篇小说集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凉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9.375 字数：240千 插页：2

1979年12月第一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89·164 每册：0.88元

目 录

凌霄花.....	滑国璋 袁 远(1)
发卡.....	肖 月(13)
最后一道关.....	冯利光(24)
高醋沈老.....	张崇溶(35)
距离.....	丁晓实(46)
紧急任务.....	白 驹(55)
布娃娃.....	向 荆(67)
求婚记.....	富 刚(77)
两邻居.....	班 澜 江 刘(88)
春播时节.....	张我愚(97)
从海外归来的人.....	杨春田(103)
鸡.....	雷国清(117)
老工长外传.....	刘静波(122)
汇报.....	于 富(144)
过大年.....	武 翔(152)
良心.....	李 瑞(169)

傲霜花.....	李 野(187)
苍茫大地.....	索春朴(203)
人命关天.....	李仰南(212)
骑兵战士.....	乐 拓(230)
青石碑.....	刘发林(244)
巴拉根仓历险记.....	于鲁人(256)
黎明前的独白.....	许 淇(270)

凌 霄 花

滑国璋 袁 远

一

过了芜湖，由火车换乘上汽车，连续几个小时的颠簸，已经使凌化寒疲倦不堪了。可是，当她走出车门，黄山那神奇变幻的七十二峰蓦地展现在眼前的时候，她那深深的眸子闪亮了。透过弥漫着的烟云，她仿佛看见了离别十三年的屈羽升——她的同学、同志和朋友。她此来就是要把他从云海中带出来，回到苦心研究了多年的“引力波”的科学世界中去，为祖国的四化献上全部热忱。所以，她刚在黄山宾馆找了个床位之后，便急匆匆跑到云池疗养院去寻访屈羽升。

按照门房的指示，凌化寒来到一个小庭院。院落清幽，大类乎古代什么山人隐士的居所。凌化寒不禁笑了：“这老夫子看来要做神仙了！”屋门开着，却不见人。她便踱了进去，打量起这个环境来。室中摆设清雅，窗明几净，但她敢肯定这不是他自己收拾的。只有横七竖八地堆在床头的书还透露着床主人当年的面貌。凌化寒信手翻了翻：《稼轩词》、《莫扎特悲怆曲》……她惊异地眨眨眼，墙上的几幅字画又映入眼帘。“怎么，改行了？”画的全是黄山水墨写生，边款还有类乎扬州八怪式的光怪陆离的题字：

我欲乘风归去，
又恐琼楼玉宇，

高处不胜寒……

凌化寒感到一阵困惑。

正迟疑间，一个老护理员走进来，审视地看了看她：

“您是——”

“我是来找屈羽升的，”凌化寒带点儿不好意思，“我是他的朋友”，刚说出朋友，又感到不当，忙改口道：“不不，是同志。”

老护理员疑惑地想，“这可怪啦，打从‘四人帮’被粉碎以后，老屈因为平反落实政策，到这儿疗养了一年啦，从没听说他有什么女朋友呵，老屈大概受过什么刺激，好象恨所有的女人，那次问起他有过爱人没有，他竟跟我这老婆子发起火来，真是！”她打量了一眼凌化寒，笑着说：

“噢，您要找他呀，喏，又到天都峰画写生去了。他那画儿涂抹得黑五大六的，俺也看不出咋好看。”

烟环雾绕、奇峰耸立的黄山，处处都好象幽深莫测。凌化寒沿着狭窄的山径，向天都峰走去。心里似乎有个声音不断地重复着：他变了，变得完全陌生了。

屈羽升是她二十年前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同学。那时，凌化寒还是个二十岁的姑娘，修长而匀称的身影常常牵动着班里几十双眼睛，而她那对深深的眸子，就如雨后的天空，明净而深邃，令人神往。她的头总是昂得高高的。人们不知从哪儿得来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后来竟成了她的绰号——凌霄花。谁也没料到，这朵凌霄花最后竟倾倒在班里有名的书呆子屈羽升的怀里。

屈羽升是华侨，他那沉默而透着活力、孤僻而又好动的个性，正如同他那不规范的口音一样，非常特别。不算高的个子，并不明快的一双小眼睛，以及微佻的身形，都难于找到令人赞叹的地方。就是最缺乏判断力或最精明的人，也没有过把他和凌霄花联系在一起的设想。何况那双呆板的小眼睛从来没扫过任何一个女同学。然而，在学校毕业论文宣讲会上，屈羽升高深的立论，

独到的见解，广博的引证，使师生们拍案叫绝了。他在轰动全场的掌声中憨笑着走下讲台时，那对不大明亮的小眼睛第一次撞上了一双深深的眸子，他惊奇地发现，那双眸子里闪着深情的泪花。在即将离别母校的一个晚上，那个高傲的姑娘悄悄地然而庄重地走到他面前，低声说：“羽升，你是我最钦佩的同学，也是我学业上的先生，你能答应在今后的生活中永远做我的老师吗？”就是一个真的傻子，对着那睫毛遮盖的眼睛和这含着羞怯的话语，也不难猜出其间的含义。屈羽升的心中第一次燃亮了爱的火花……

他们一起被分到了北方的五九〇一研究所。

那正是一九五九年。美国科学家韦伯，经过十年努力，宣布探测了来自银河系中心的引力波信号，引起了各国科学家的注意，掀起了一股世界性的引力波热。英美等十余个国家迅速成立了关于引力波的研究所，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开始了向尖端挺进的探索。就在这一年，我们国家在周总理亲自倡导下，于十月一日成立了这个研究所，命名为五九〇一所。这一对刚刚离校的青年，以他们优异的学业成绩，一下子投入了引力波的神秘世界。

八年的时间，他们探索着这个专题：《广义相对论的引力波理论计算推导式》。这个专题正如它的内涵一样，具有着一股强大的引力，把他俩紧紧吸引到一起，吸引在那个神奇的天国里。天国里充满着快乐。

然而，天国里竟也袭来了风暴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，他们的研究中缀了。引力的消失，使他俩象天体中失重的物体一样，正当他们准备举行婚礼的时候，他们不由自主地分离了。一离竟是十三个年头。

凌化寒带着百感交织的心情，吃力地登上天都峰顶。白云蹁跹，在山边流荡，烟云掩映，高矗着一座插天的剑峭山峰。那大约是七十二峰中的最高峰——莲花峰了。凌化寒四顾寻找，并不见一个游人，山的缓坡上有一片葱翠的草坪，那儿立着一个东西。

啊，是了！凌化寒喜出望外地跑过去，却不见人影，只有画架上——一幅山水写生，墨迹未干。画的正是眼前的莲花峰。凌化寒不是美术的内行，可是她从画上泼墨挥成的峭峰上感受到一股力的冲动，而在那柔弱的云翳间却又看到画者的迟疑和无力，有的地方简直能想见执笔的手在颤抖。

凌化寒仿佛又回到了引力波的天国，回复到他们过往了的青春时代，她的心跳了。她想起一首诗，是屈羽升给她的毕业赠言，这首诗后来简直成了她和他的座右铭了。凌化寒心里一动，拿起笔来把它题在画上：

嵯峨峻岭漫春花，
灼烁丹心献中华。
崎路相携同斩棘，
敢攀绝顶揽云霞。

她本想象当年那样，跟他做个小小的捉迷藏游戏，可是还没来得及写上“猜我是谁”几个字，就被山坡上传来的低郁的歌声惊起了。她赶紧闪到附近的石隙中，让一颗古松的虬枝遮住自己。那深沉的歌声渐渐近了：

……把吴钩看了，栏杆拍遍，
无人会，登临意……

唱到这儿，声音有些发抖。

可惜流年，忧愁风雨，树犹如此。

倩何人唤取，红巾翠袖，揜英雄泪。

歌声中夹着缀泣，在高山深谷中回荡，那么凄清而悲怆。凌化寒知道这是辛弃疾的名篇，然而，被他一唱，那声调却如凄厉的风雨，一声声砭人肌骨，使人不由得打着寒颤。透过扶疏的枝隙，只见他手里拿着一束采来的花。那花挺着修长的枝茎，每枝上都高傲地昂着一朵桔红色的花瓣——啊，那就是凌霄花呀！

凌化寒站不住了。那凄哀的歌声，那佝偻的形体，包藏着怎样巨大的创痛！那颗受了伤的心，此时——不，这些年来——多

么需要亲人温暖的抚慰呀！就是这样一个劫后余生，却还在眷眷于逝去的记忆——凌霄花。便是在这深山旷谷中，他还这样地采摘它。凌化寒受不住了。她这才感到时过境迁，“爱而不见”的游戏在这时显得多么愚蠢，多么不协调。她喊了一声：“羽升！”跑了出来。

一双呆滞的毫无生气的小眼睛愣住了：

“你？！”

“羽升，是我呀，我是化寒，我是来看你，找你，接你回去的呀！”

呆滞的眼象一潭死水，木木地看着她，或者说，他什么都没看见，怔怔地简直象自言自语：“化寒？哦，不——”他摇摇头，“不，不啊——我的化寒已经死了，十三年前她就死了。”

凌化寒战栗了。

不知是委屈，是冤枉，是感动，还是痛苦，抑或是急不可辩，凌化寒眼里涌满了泪，“羽升，你知道，我早已把我的心，我的生命全都交给了你，十三年间，我不断探询你的下落，一次又一次给你写信，却总得不到回音。我一直在等着你，等到现在。我以为，在灾难过去的今天，我们会……可你，你太不理解我了！你准是误会了，你以为那篇论文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！”一听到论文两个字，屈羽升呆滞的眼里突然闪起了光——那简直是仇恨的凶光，他猛地挥一下手，才发现手里还拿着凌霄花束，一咬牙，把它摔在地上了。

摔在地上的好象不是花，而是凌化寒的心。她临来时想好的多少话语，此时竟不知从何说起，她哽住了。

看得出来，屈羽升忍住冲动的怒火，几乎用了全身的力量。他不再看她，正要收拾画架离开，却发现了画上的题诗，直盯盯地看了好久。愤怒似乎化成了痛苦，他的肩头抽动了一下，发出一声低泣，然后，猛地抓下那幅画，撕成碎片。

“过去等于死亡！让过去永远成为过去吧！”

凌化寒扑过来，握住他的手：“羽升，你别——”屈羽升斜睨了她一眼，狠狠地把她甩开：“得了吧，造反团的战士！”说完，把碎画向山谷一扬，急速地向山下走去。

凌化寒鹄立呆呆，她知道，现在追上他也没用。历史给他们造成的创痛和误会太深了！但风雨既过，总会雾散云开。她相信，一定能把他请“出山”，让这个企图逃避生活的人，放眼向前看，重新在“引力波”的科学大道上迈开大步前进。她脸上浮出自信的微笑，忙收拾起主人扔下的画具，拣起了凌霄花，步下山去。

二

屈羽升如痴如惑地回到屋里，立刻把门关住。他脸色苍白，抱头坐在沙发上。

“没骨气的女人，你出卖了我们的生命！”他喃喃地说。回忆象黄山云，在脑海里滚荡开来……

十三年前，只有两个人懂得他所说的“生命”这个词的含义。这是个代词，它指的是：“引力波”的研究。他们两人用了八年的心血，不，用了全部的心血，凝结出的结晶，就是那篇关于引力波的研究论著。这篇论著，将为人类打开一个崭新的领域。用引力波可以清晰地探测到宇宙任何一个星球的结构，更可以探测深海航行潜艇的踪迹，以及地心深处的一切秘密。论著里包含着他们的苦、乐和爱，论著里闪着智慧之光和潜在的力。他俩曾多次在做完一天的工作之后，相伴于月下。他对她说：“凌，当我们的论著全部完成的时候，我们就——”她依偎在他的肩头，甜蜜地笑着：“让婚礼的鞭炮，庆祝论著的诞生！”“好，让论著作为我们终身结合的珍贵纪念品！”化寒深情地凝视着他，说：“是的，论著，这是我们的生命！”但是，正当他们要把这

结晶捧给伸着双手的人类的时候，一个闷雷震撼了中国的大地——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

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！”

“知识越多越反动！”

“打倒反动学术权威！”……

他们懵了。五九〇一研究所的“走资派”、“反动权威”、“间谍特务”，一个接一个被揪出来，关进了牛棚。屈羽升看到势头所向，危在旦夕，便偷偷将那篇论著手稿送到凌化寒家里。

“我是归国华侨，怕是逃不脱揪斗了。你出身好，或许能幸免于难。这不仅是咱们的生命，更是祖国的科学财富呀！”

“羽升，不用说了，我用我们的爱情担保，命在论著在！”她的口气坚决肯定。

大革命的形势急剧发展。研究所的人都以不同形态卷进了汹涌的漩涡。一连好几天，凌化寒没有再到屈羽升屋来过。开初，他想：“这样的形势，少接触是有好处的。”继而又想，“是的，她出身好，别因为我牵连到她。”再后来，他无意间见过她一次，她已经带上“红色造反团”的袖标了。他的心绷紧了，随后又自慰道：“红五类都要参加造反团，不要紧的，她还是她。”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别别地跳，“那篇论著放在她家，不会出什么意外吧？”可是，还没容他想出办法，一天夜晚，一批造反团的好汉突然闯进他的屋，宣布他被专政了。随之一阵洗劫，室中的文献资料被席卷一空……

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使他心碎的场面：他被反剪着手，九十度弯腰站在他未婚妻的面前，脖子上用细铁丝挂着“印尼特务、反动权威屈羽升”的大木牌。一个粗壮的青年用拳头砸着他的脖子，喊着：“低头，再低！说，论著藏在哪儿？”大滴大滴的汗沿着脸颊流向颈项，渗进铁丝勒破的肉里。他张着嘴吃力地呼吸着，而那充血的眼却关切地朝凌化寒看着，仿佛在说：“记住，记

住，那是我们的生命！”

“怎么不说话？”造反战士们怒吼着：“凡是反动的东西，你不打，他就不倒。打！”

“打！打！”随着一片吼声，拳头、棍棒雨点般砸下。

屈羽升嘴角滴着血，身子摇晃着。这时，打手中间挤进一个女战士，朝着打手们说了一句：“别打了，论著在这儿！”屈羽升象当头泼下一桶凉水，惊醒了。他看见凌化寒托出一叠稿子——那正是那部论著的手稿。暴徒们哗的一下围上来，叫着：

“哈，倒底追出来啦！好，让你们的资产阶级科学见鬼去吧！”

院里燃起火堆。论著被抛进火中。当那些白蝴蝶般的纸片化成灰烬时，屈羽升用仇恨的目光瞪了凌化寒一眼，昏厥了。

屈羽升因为工作涉及国家机密，而又有重大政治问题，被送到大西北一个偏远的地区专政劳改了。从此，人们便找不到他的下落。

“完了。失去了事业，死去了爱情，我的生命已经完结，现在留着的只不过是一个空壳，一个没有生命的躯体。”屈羽升经常这样想。于是，活力、好动完全消失了，只剩下了沉默与孤僻。粉碎“四人帮”，平反之后，送他到黄山疗养，他也没有恢复过来，他的心碎了。

他感到自己是人生战场上的战败者，在人生的旅途上太疲劳了。他打算一事不作了却余生。默默地散步，郁郁地徘徊，流连于怪松古柏之下，俯仰于清流白云之间，听蛙声十里吐山泉，看鸟儿飞上白云端。然而，不死的记忆却偏偏不时地来折磨他。看见突兀而起的高山，昂首天外的峰峦，便油然想到祖国四化的目标，他的心象被刺了一下，感到一阵焦渴；看着云流飞渡，电闪劈空，他感到心灵震颤，那萎缩了的事业心又抬起头来向他呼唤。他恨那个没骨气的女子，拱手送出了他的生命。而山间婷婷开放的凌霄花却又偏偏牵扯着他的情思。尤其是今天，那个凌霄花似的女子，那个他梦中见过多少次、呼唤过多少次的人儿，又重现在

他眼前，那熟悉的手迹题写的豪情横溢的诗句，强烈地勾起他当年的壮怀。他不克自持了。

此时，他从沙发上到床上辗转着，思绪在激烈争斗。但是心上的伤口太深了，他没有能力使它愈合。理智终于克制了情感，他决定，决不见她。

三

凌化寒迈着大步走了回来。

刚才见过的那位老护理员似乎得到了吩咐，脸色冰冷地对她说：“同志，病人吩咐说他不许任何人打扰他，他请你回去！”

凌化寒痛苦地站了片刻，她象自语，又象是对老护理员小声说：“不。他会见我，而且会跟我离开这深山！”她抬眼看着老护理员，眼神是坦然而坚定的，说：“同志，这是他的画具，请交给他。”她又拿起一叠包得整整齐齐的杂志，上面放着一束凌霄花，递在老护理员面前：“请把这些东西交给他！”

“好吧！”护理员接过东西，走进屈羽升的房间。

看着凌霄花桔色的蕊瓣，屈羽升的心紧缩起来，脑际闪电般映出凌化寒那晶莹的眸子。他又急速打开包，一封信展现在眼前。

羽升：

今天我才知道，十三年间隔离我们的误会有多深，才知道你的变化有多大。你把我们的事业和理想全抛了！是党组织委托我来找你，我不是为个人的爱而来，而是今天这个时代的需要，四个现代化的需要。我当时没法向你说清，我原以为参加红色造反团能保住“引力波的秘密”，我却受不住他们对你的摧残。但我也没有柔弱到那种地步。告诉你，烧掉的是我连日连夜赶抄出来的复制本。现在我把论著还

给你。另告，在去年十二月国际上举行的第九次得克萨斯物理学术讨论会上，该论著的主要章节被宣读，引起极大震动。

化寒 即日

就是玉屏峰上的彩虹突然折断，也不会比这更使屈羽升惊异了。他睁大眼睛，连连翻开那叠东西。那全是一些外文杂志。他打开了一本，这是伦敦的《科学时报》，醒目的大标题《广义相对论的引力波计算推导式程探》，下面署着“中国·屈羽升、凌化寒”。一排排秀美的英文字母排列着他们的论文。他又翻开一本，是纽约的《物理世界》，上面载着《引力波的秘密》。更使他惊讶的是扉页上影印着一幅凌霄花的标本式图片，并且有一段编者的话：

中国科学家关于引力波的论文，象迷人的曙光，把全世界探测引力波的科学引入了轨道。他的无与伦比的理论计算，使射电电冲周期变短了约万分之四秒，精度的准确使科学界感到惊喜。

附注：作者寄来的手稿扉页间夹有一支凌霄花的标本，本刊不明白作者用意，也一并照登于此。

屈羽升的眼睛一下涌满泪花，他看不清铅字了。他的手在抖，嘴唇在抖，下颌在抖，整个身子在抖。突然，他伏在报刊堆上哭出声来：“凌霄花，我的化寒……”

他呼叫着，疯狂地向门口扑去。这时候门轻轻推开，一个婷婷的修长身影出现在门前，她正是凌化寒。

凌化寒的眼里同样溢满泪水，他们凝视了仅仅一刹那，同时扑向了对方的怀里。

他们不知是梦还是现实。

他们不知是欢乐还是痛苦。

他们拥抱着，呻吟着，良久，良久……。

当他们从沉醉中醒来，彼此都挂着泪花笑了。

“走吧，羽升。咱们回到岗位上去吧。你没看到，国家需要你，科学事业在等着你！”

屈羽升点了点头，又慢慢地摇摇头：“是的，但是我不行了，荒废了十三年，我是废人了！”

“什么？这是你的话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真诚地感谢你。在科学遭受荼毒的关头，你把它保存下来，做出贡献。你把它交给了祖国，交给了世界和人类。谢谢你，你偿了我的夙愿，我们的成就可以使我死而无憾了。我谢谢你，真诚地谢谢你。”

凌化寒惊讶地松开了拥抱着他的手臂：“你真这么想吗？我的羽升，论年龄，我们不过四十几岁，刚刚踏入中年，论条件，正是雨过天晴，放心大胆干四化之日。论国度，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国土上，难道你真的消沉了，真的忘了志向，忘了周总理的遗愿了吗？难道你满足这点成绩止步不前了吗？”

她将他的身子推开，额头上沁满汗珠，慷慨激昂道：“斗争、革命那能不受点伤。受点伤就永远倒下去？在战场上革命战士是这样做的吗？你抬起头，向前看看吧，祖国的宏伟建设蓝图对你没有一点引力作用？我们的引力波难道也失去了引力？我们的研究到顶了吗？敢攀绝顶揽云霞的理想死去了吗？……”

她象挺立山崖的凌霄花高昂着身躯，那气概象指挥员，更象严肃的法官，她连珠炮般的责问，每一句都象一发炮弹，猛轰在他的心头，震撼着他灵魂的大门。他象个沉睡的人被突然惊醒，眼睛激动地盯着凌化寒。

凌化寒说着，又从衣兜里掏出另一份外文刊物：“本来我不想让你看到，但我不得不告诉你，你看看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另一种评论吧！”

凌化寒打开杂志。屈羽升顺着她的手指看到一段措辞刻薄的评论：

“中国屈羽升、凌化寒的论文不容否认地显示了中国人的智慧之光。但是中国人的智慧有如电光石火，稍纵即逝。他们可以发现，但不易进取，他们只能开始，而不擅深研。火药发明在中国，但奔向宇宙的火箭不在中国；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，但最发达的造纸业却在西方……。”

屈羽升的下颌在抽搐，手上的筋突突地跳动，他把那份刊物抓住，越抓越紧，几乎能听见关节的声响。他觉得胸间憋闷得很，好象什么东西在充塞，在澎涨，简直快要涨裂了。凌化寒望着他，不说话。终于，屈羽升慢慢地拿起了那束凌霄花，深情地注视着，一字一句有力地说：“哼！我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！”

黄山的丽日射着万道光华。当屈羽升携着凌化寒走出庭院时，前来清扫的老护理员奇怪地望着他们笑了。

今天，屈羽升就要离开这里了。他对她说，离开黄山之前，他要画最后一张画。因为以后不会再有时间画画了。

他们踏着歌，登上险峻的攀山路。云海上浮着参差重迭的山峦，一层远似一层。屈羽升笑着指着其间一座笔直的山峰，那山直插苍穹，山尖上有一株树，伸出了无数枝条，象是盛开的花朵。他对她说：“那就是‘梦笔生花’，我把它写生下来。可惜昨天那张有你题诗画让我撕了。今天，请你重题在画上，作为我们奋起的纪念。行吗？我的凌霄花！”

深深的眸子娇嗔地瞟了他一眼，马上又被长睫毛复盖了。啊，动人的凌霄花。

发 卡

肖 月

一

他叫苏念贻，是我童年的玩伴，少年时的挚友，成年后必须忘却而又忘却不了的朋友；也许，他本来应该是我的爱人，但现在我们却音讯不通，形同陌路了。

他正直，却因此身罹大祸；他善良，却造成我终生的痛苦；他痴情于我，却甘愿鳏居至今。

从理智上讲，我十分敬他，爱他；但从感情上，我又不能不怨他，“恨”他。

亲爱的读者，请恕我不赘述我们儿童时代的友谊，少年时代的欢洽及成年后的眷恋，而从一九五七年秋，我最崇敬的化学研究所某教授被划为“右派分子”时谈起吧。

那时苏念贻二十四岁，是这位教授的高足和助手，也是科学界许多前辈所瞩目的新秀，在化研所兼任研究室的党支部委员。为了这位教授被错定为右派一事，他甘冒嫌疑，仗义执言，十分固执地为他喊冤叫屈，而终于也被定成了“右派分子”，即将被下放到边疆去。当时，我是个二十二岁的姑娘，刚考取了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。当我冒雨为他送行的时候，正值北京深秋，疏雨淅沥，黄叶凋零，我心中的凄惶是可以想见的。我拉着他冰凉的手，默默地同他并肩走着。

他个子颇高，有点清瘦，宽阔的额头，高高的鼻梁，眼窝稍